續綸扉奏草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四

謝 宣諭併乞休第六十疏

奏爲恭承

宣諭萬不能出敬謝

天恩祈

憐殘喘事該 臣 迫切求歸奉

聖旨今日召卿何不勉進覽奏知卿憐火爲苦若肯幡然一出志意一紓精神自暢日來邊事方殷議論紛錯邊籌國是賴卿主持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宜卽出以副倚眷幸無再延

該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官到 臣 私寓

宣諭 臣 扶掖下床叩頭恭聽不能起拜惟有泣謝

感謝而已 臣 之病患畧具前疏今早伏奉

旨召亦不能出連日延醫十餘人百方俱試茫然

無效閉塞之極遂成喘急有時遶室狂奔家

人驚駭似此病勢必非藥物所能療但望

皇上賜 臣 一歸便是續命之膏回生之路萬萬無

再入闕門之理矣前擬移居城外候

旨因病甚不能動移萬一 徼幸少愈即當遷出如

蒙

聖慈哀憐允賜俞允省此一番勞擾尤大幸也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緣病甚不能措辭謹口占數語奏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望即出輔理慰朕倚
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初八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六十一疏

奏爲登承

溫諭感愧難名恭謝

天恩仍求

允放事該文書官郝隱侄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卿　朕惟元輔才望兼隆精

白純粹清正無私朕陸明悉朝野著聞方今奴

氣尚纖黠禍亦深正賴卿主持化理體朕分憂

何得私寓久延連覓亦則尚圖遂身名君臣大義

安在昨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望卿即出

爲何復有此奏卿康健有餘還當仰遵朕意翌
日勉力進關竭忠籌畫匡濟時艱俾得再有陳
請勿負朕惓惓佇望之意特諭欽此臣恭設香
案俯伏下床望
闕叩謝捧誦
溫綸一字一淚竊念
君父之恩至此而極少有人心者不動念顧臣一
段苦情具于屢疏而近日所苦病困之狀無
一飾辭竊恐幾務殷煩無暇爲臣
省覽如家

省覽斷無不少加哀憐之理今臣方吁吟欲死不
能具辭但望
皇上檢臣前疏特
賜覽觀必知臣之所陳至懇至哀斷非虛誑
聖心將爲惻然而其放臣也不待辭之畢矣如以
夷氛黠猾尚未蕩平望臣主持則臣之愚衷
實以爲東西之事自有人能任所苦者惟糧
餉空虛轉輸不繼中外徬徨束手無策是在
皇上大破拘攣之見通融
宮府之間苟節縮所稍以佐軍興無所不用足

餉足兵剪滅逆酋自無難事不然雖百臣在

此曾何補于疆事之分毫哉臣病困之狀文

書官所親見萬萬不能再出以副

聖懷但望

聖慈念臣在

先朝曾有微勞賜以上八馬殘生使得歸骨故園魂

魄依先人於泉[illegible]世啣結未足為報矣所奉

聖諭當什襲尊藏以為世寶[illegible]只

奏稱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兵食大計佇俟卿出籌
畫宣諭官回奏知卿體已平精神甚佳還望遵
諭進閣用副朕倚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一日

論魏忠賢事情疏

奏爲内外釁隙已開隱憂未艾謹陳愚見恭請
聖裁事頃都御史楊漣論劾太監魏忠賢列其大
罪二十四欵多窮凶極惡之事駭人聽聞 臣
在病榻見之亦魂揺心悸舉朝臣工無不以
漣爲忠直言人所不敢言於是連章疊疏攻
擊紛然
皇上雖力爲解釋終不能止其仰煩
宸衷亦已甚矣 臣平心而論諸所論列如
中旨之頻傳大臣之擯斥言官之被逐章奏之停

留凡屬此類雖
皇上皆引以爲
聖裁然九閽沉沉何處可瞞卽臣等地近咨勿亦
未敢信其盡出
宸斷與否况外廷遠隔能不疑猜而忠賢獨被寵
任人皆謂其所言
皇上無有不聽故凡有不美之事畢歸之忠賢此
臣之所不能曲爲忠賢解者也至於墮
中宮之胎殞
裕妃之命縱御中之宮人則事在內廷難以臆

斷
聖明在上威柄獨操忠賢卽懷無良之心負吞天之膽何敢作此等事故搢紳有問臣者臣皆對以不知亦告同官臣曠謂此言稍過人或以此病臣臣笑曰我爲輔臣若眞知此事而隱忍不言直待臺臣之訐發則其罪當與忠賢同豈可一日容於人世哉此臣之所未敢遽爲忠賢罪者也乃臣之所深慮者則以忠賢一中官耳非有大功勞於世徒憑藉
皇上龍潛狎昵之愛一旦富貴至此可謂無妄之

禍造物所忌况海內人情惡惡日久故楊漣
一言和者四起漣疏傳之天下天下之人必
以為言言皆真件件是實毋論忠賢不能自
辯即
皇上代為忠賢辯人亦不信而　臣竊觀
皇上臨御以來左右近倖之臣朝被寵而夕蒙辜
者接踵而是則忠賢之禍不發于今必發于
他日
皇上而不念忠賢則已如其念之則必思所以保
全之而保全忠賢於今日易保全忠賢於他

日鄰　臣　請效其愚自古人臣凡權勢太盛無
不顛覆惟知止知足之人庶幾免焉忠賢誠
超然遠覽乘此紛紜之時力請
皇上退歸私第遠勢避嫌使天下後世謂
聖明之朝有告老乞休得善終始之中官豈非盛
事如必以彼忠爲虞則　臣　以爲忠賢一退萬
事冰消而
皇上亦時爲保護譖構勿行恩意如舊消今日之
猜嫌保無窮之富貴轉禍爲福只在俄頃間
臣　之爲忠賢謀與忠賢自爲謀莫有過於此

者其次則力辭東廠之任以裁損事權且稍
示惶懼不自安之意以少謝人言亦解紛之
一策也乃　臣　又詳觀年來之朝政所未厭人
心深委咎於忠賢者無如王紀之被逐鄒元
標之不用文震孟等之降謫紛紛之論多從
此起而王紀以忠直大臣無端重譴人尤不
平忠賢誠能力請
皇上復王紀之官允鄒元標之起盡
召文震孟鄭鄤毛士龍侯震暘熊德陽江秉謙賈
繼春等還其原職其他概政悉與維新則天

下人必曉然知忠賢前此之無成心而後此之遷善補過猶有可望不至爲迷復之凶或者恕而究之忠賢之釁孽便可消除許多即轉謗爲譽亦不可知忠賢之自爲謀與

皇上之爲忠賢謀亦無逾於此者　臣之此言甚平甚恕甚爲可行不敢效廷臣搏擊深求務甚忠賢之罪以快衆忿蓋閣臣之與廷臣所處不同廷臣主於發奸言不憤激不足以盡情閣臣主於調劑若遂響隨聲反足以害事度

臣言出人且有疑其爲忠賢地者而臣自念

從古奸邪依附雖倖不過爲富貴計 臣 七十
老人旦暮且死視一官如桎梏其迫欲求去
不啻如死者之望生庇護忠賢將以何爲況
臣 三載於此事事執爭皆同官所親見豈至
臨去之時而復失之今之委曲調停誠欲體
聖心以安內外諸臣諸臣安則
朝廷安而封疆之事乃可畵也伏望
皇上將 臣 此疏留神省覽併諭忠賢仔細三思 臣
言是否如以爲是即求退避以自保全
皇上亦割一時之私愛因而成之儻不能然則辭

東厰𤴓工紀等以自瀨滌而後徐思進退之
宜亦或一道若徒欲以空言
屢旨解此盆庭之紛紜則揆之情勢萬萬不能臣
竊恐將來之决裂且莫知所終矣臣去國之
人又在病苦中深不欲有言顧念人情僬僥
如此而默然坐視心實不安又有者
皇上連諭臣出竊度
聖意亦似以此事望臣故恐死竭其愚慮以俟
聖明之裁斷天地鬼神實知臣心知我罪我一切
聽之矣臣既有此疏愈不可留更望

聖慈亟放臣去廢臣之心跡得明日使忠賢知臣

以自爲謀者而爲彼謀其意甚忠而待之亦

不薄耳臣不勝引䏈悚息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　日

論魏太監事情揭

頃臺臣楊漣論劾魏忠賢 臣 等初意謂一人之言容有過激尚可調停未幾而諸疏繼至矣又未幾而臺省九卿皆有公疏矣舉朝鬨然殆無寧日即 臣 等亦被指摘甚者疑其為忠賢畫策授歡當與焦芳同傳矣 臣 等地居密勿不敢自同于廷臣即受疑受謗情固甘之惟是人情紛擾不止將至決裂傳之海內愈生猜忖忠賢之心終無以自白其勢亦終不得安

皇上固難以不見不聞之法而處此也臣等再三

思惟

皇上誠念忠賢則當求所以保全之而今日保全

忠賢之計莫如聽其所請且歸私第遠勢避

嫌以安中外之心中外之心安則忠賢亦安

而天下之人且曉然知忠賢之無他欲

皇上之優禮而厚待之其于轉禍爲福轉謗爲譽

直俄頃間耳昔有保全功臣者其法只在解

其事權隆其恩禮而從來大臣被言亦皆避

位省愆以待公論之自明臣等以此爲忠賢

誅良自不滿至于廷臣之攻訐忠賢等愈峻

朕者臣等終不敢盡信而忠賢之事

皇上朝夕勤勞亦臣等所深亮皆力為廷臣言之

惟是內操一事則

祖宗朝之所無而聚數千之兵甲于

宮庭肘腋間在今日雖無可慮而他日終屬隱

憂萬一

國家緩急此輩亦未必得力臣等區區愚衷竟

以停止為便更望

皇上之三思之亦為忠賢消此段議論杜此一端

大釁耳忠賢若慮及此當必以臣等爲忠告
臣等極知
皇上一時難去忠賢恐不仰體顧事窮勢極無可
奈何蓋躊躇累月彼此商議欲求其所以曲
處之方而終不可得乃敢冒昧言此如使萬
分有一之可已臣等亦必不言矣統望
聖慈炤察奏
聖旨朕覽卿等奏頃因楊漣疏論魏忠賢以致諸
臣瀆奏殆無虛日朕豈不聞不見佯爲不知而
不深究蓋已內洞勞臣之心欲外全寵臣之體

況忠賢事

皇考於春宮時朕在襁褓間便賴護衞追

聖母升遐後朕發憂危險皆所飽嘗服食起居總

忠賢是賴當

皇考彌留之際停云內侍忠直不避形迹獨此人

耳今乃被楊漣指摘牽誣而大小臣工又隨聲

附和紛紛瀆擾念事事皆朕親裁有何專擅有

何疑忌只枚卜點陪一節其餘處實可槩見矣

且楊漣此舉必非無因而發卿等或見其肺肝

也朕追惟往事何忍忘忠賢今昔之勞輒以浮

言聽其所請乎至于內操一節
祖宗以來相沿頗久候朕諭
陵等項禮畢便即停止惟今舉朝閧然殊非國體
卿等元老股肱平章任重自與廷臣所爲不同
卿等還宜亟爲調劑鎮定紛囂釋諸臣附和猜
忖之疑以副朕憑藉倚毗至意該部院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一日

乞休第六十二疏

奏為

宣諭中官面奏失實再瀝血誠懇求

亟放事頃該文書官楊隆傳捧出

聖諭令臣勉出供職臣方在呻吟痛楚中扶掖叩

頭不能成禮仍向文書官哭訴苦衷備述病

患與必不容不去之情形言隨淚下文書官

亦為感動臣復托其轉奏

皇上亟垂矜允而奉

旨乃謂臣體也平精神甚佳則是文書官之欺

皇上矣又何怪乎

九關遠隔下情之不得上達哉臣連日病勢愈

增加以愁悶鬱抑時刻難挨即如魏忠賢一

事議論紛然

皇上之所望于臣者臣既不能得之于外廷而外

廷之所責備于臣者臣又不能得之于

皇上以旦暮去國之人而居此兩窮之地緘口既

難開口亦難即使無病亦萬分當去而況于

真病且雜醫之病哉臣之求去豈不爲此而

適逢其時亦見臣命之窮且深悔其去之不

旨也夫人臣進退去留雖待命于
君父然至于寧死寧受罪寧冒惡名但必不做官
則雖
君父不得而強之即舉世之人欲以爲牛馬任其
鞭笞亦無如臣何矣臣之至此詞哀情切萬
分可憐業已三十疏矣
皇上如不聽臣去臣將自去以待
皇上之斧鉞臣不勝冒死籲呼之至奉
聖旨卿精神康健中外所知偶恙不妨靜攝何又
忽丁陳奏元老爲百僚表率主持國是匡濟時

覽朕倚眷甚殷卿當體此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三日

乞休第六十三疏

奏為病臣籲訴已極時勢萬無可留哀求

恩放事該臣三十疏乞休於人間世艱危困迫之

苦情何可寫之筆端控之

君父者已毫無不盡而猶未足以動

聖心則臣之計真窮不得以常理論常法處矣昨

因魏忠賢事偕同官具揭請

皇上聽廷臣之言人已病其詞之太婉乃

皇上批答未見聽從甚且謂臣等能見楊漣之肺

肝于是人情愈疑謂臣等或有未亮于楊漣

夫逹忠肝義膽舉朝知之天下人知之臣等
所見亦與人同豈能于此外別有猜度如
聖諭之所云哉臣今可以自信而無愧于心有辭
于衆口者惟在一去若復不顧廉恥靦顏强
留則是真與忠賢比附此後忠賢有罪將盡
委咎于臣生平盡喪而無以自容于天地間
矣天下後世傳此惡名百口不能昭雪臣有
死不願也且臣旣劾忠賢之去而自已反留
亦何面目以見忠賢哉然則臣向者求去猶
出于不肯留之心今者求去乃處于必不可

習之勢

皇上亦可以亮臣矣昔中官梟橫莫過于汪直劉瑾閣臣如商輅劉健謝遷亦只有一去李東陽之隱忍焦芳之貪戀遂千古遺譏臣雖不才自審所處當竊附于商輅等之後若輅等之所不能爲者而必責之庸劣之具臣則持論似苛臣惟有甘心認罪任天下之指摘以

俟

皇上之乾斷而已夫以

神廟皇貴妃之寵

福王之愛臣以隻身支拄其間苦口危言無所避忌豈至今日哀鳴乞歸而無顧戀之時顧編腑于一忠賢哉惟念人臣進退語默各行其意少有筭計微名之念便得罪于天地鬼神臣前疏不云乎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今之所言亦萬不得已而總非臣求去之本懷也伏望
聖慈哀憐亟放臣不勝昇死哀鳴之至奉
聖旨覽奏乞歸且以胙械請枇答爲言卿之忠懇朕所深廖亦中外所知有何可疑且卿在

皇祖時正將大事今皆一心可以自信何乃以此

次太尚璧安意勉留副朕倚眷慎勿再陳該部

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六日

恭慰　聖懷摺

爲恭慰

聖懷事臣前期

皇子微疾甚爲注念隨問同官諸臣皆云

春賢克協所患甚輕藥無可慮臣惟

皇子生當衣索瑞應虹流華士衆休徵屬未艾乃

忽奉

上傳以今日未時甍逝臣在病榻聞之不勝驚悼

我

皇上慈愛素篤悽惻何如惟是

皇上一身上承百代之
宗祧下開萬葉之祚胤關係至重而當此春秋鼎
盛之時麟趾螽斯繩繩未艾殊不宜過于傷
感伏願
勉抑至情
益深葆攝
慎起居
節嗜欲于以
凝固精神
導迎和氣則

宮壼之中禎祥爲集而斯干則百之慶將永衍
於無疆矣臣不勝惓惓懇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慇具見忠愛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六日

救萬郎中偈

臣在病榻中同官遣人來言謂工部郎中萬

燝有疏

皇上震怒欲廷杖一百臣聞之不勝駭懼燝疏臣

未之見不知所言何事但見同官所擬

旨想以

山陵錢糧缺乏之請

內庫廢銅以資鼓鑄中間語言或未諳事體奪

俸示懲良不爲過至于廷杖重典

皇上御極以來未有此舉天下方以此頌

如天之度奈何一旦遽加于泛漫條陳原無大罪之小臣人情揣摩何所不至其爲虧損

聖德殆不細矣况

山陵事重工部各官方奔走效役而坐此取罪亦非所以廣

孝思而妥

神靈也伺官諸臣已有公揭臣不敢不效其愚伏望

聖慈霽威鑒允臣不勝悚息額祈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爲國忠誠已有旨了該部知

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七日

乞休第六十四疏 時廷杖事

奏爲懇臣萬不可留懇斥

亟放事從來大臣無有臥病半年連上三十餘疏猶不得去者而有之自臣始亦無有自認不能自甘引退猶跳之徇之翻以去爲罪者而有之亦自臣始人之責臣以爲

先朝舊臣能取信于

皇上使宮府之釁不生臣三載于茲亦既竭吾才以彌縫其間而心知其後之必不能也其堅于求去蓋亦有萬不得已之苦衷不敢以告

催入而時為同官言之以同官諸臣能知此
地之情形耳今禍釁已開事將決裂臣之不
能已昭然于天下矣留臣何為臣之不去亦
何為以
聖祖之嚴明臣事之八年未嘗有一言罵辱臣下
廷杖之事雖前此有行亦旋悟其非至臣在
事時則絕無矣今事
皇上三年賴
聖度寬容
天威時霽臣亦自幸可以免罪乃忽有萬爆之事

臣與同官力救而不得是臣十餘年犬馬之
私欲上以少光
聖德中以存國體而下以毋得過於士大夫者乃
一旦而盡失之于是而深悔其去之不早請
之不力積誠之不足感動
聖心以至此也自今以後其流之禍不知何所底
止臣實惀惀懼而不能一日安者頃給事中
陳熙昌因論魏忠賢而及臣等臣深用慨服
正欲具疏認罪併求
允放而以

聖懷哀痛未敢瀆陳今已數日可以請矣且臣前
病未痊昨又忽然痰壅眩暈倒地久方甦醒
一切世事皆已絕口不談縱留在此亦與槁
木死灰同耳伏望
聖慈即放臣去臣一去而可以明素心可以謝人
言可以徼幸少延殘喘一生分願永畢于此
即溘然而死亦不敢肎
朝廷之恩郵矣奉
聖旨卿杜門日久朕延佇時切今日閣臣宮門恭
慰知卿偶恙俟稍愈即出申救部屬已悉卿意

仍淳熙昌本俱有旨了無不必以貴介懷該部

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吏部郎中楊等言

通文書官王敏政等傳奉

上傳發下工部郎中萬燝本已蒙

御批着廷杖一百革職爲民 臣等不勝震駭看得

萬燝前管鼓鑄

制錢曾請

內庫廢銅業已奉

旨鼓復借此陳奏委屬瀆擾但小臣不識忌諱無

非因事納忠

皇上責其妄言重加罰治已足示懲若加以杖責

不無太過且
皇上臨御以來聽言容直卽間有
嚴威旋卽開霽乃今驟有此舉于
聖度不無少損外廷觀聽憯目傷心煩冤沸起不
知又作如何光景于國體不無大傷而臣等
忝列股肱無所匡救一恭罪過卽百口無以
自解時原本已
批將發誠恐無及臣等相顧愕眙言不宜心第覺
此時此舉萬萬不可用是不避瀆抗倉猝
奏陳伏望

則慈蒼方少息

褻威瀆擾

嚴命 臣等協仃斯懇奏

聖旨朕覽卿等奏具見忠愛至意但萬幾附和狂

悖出位妄言借

陵工瀆擾聞朕不孝若不重懲何所底止本當下

獄鞫問姑且從輕處了卿等再勿陳請該部知

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七日

陵工汀樊湘汲不春台不甫愁何所底止木當王

忭汨仰沒言借

聖古猴說新年公貝兄比必發王者何相齒燃辦和往

簾命於物什仰感冰

遂成永懷

詞各木心包

救林御史揭 韓 崇

適蒙

發下司禮監王體乾具

奏奉

旨御史林汝翥着廷杖一百革了職爲民永不敍

用臣等不勝震駭看得御史林汝翥擅責內

使致蒙

皇上震怒自取之咎夫復何辭但廷杖一事原非

聖明之世所宜有况今時事多艱匡濟無策正宜

固結人心感發忠義乃兩月之間再有此舉

不惟

聖德有損

國體大傷且恐中外傳聞臣民解體

朝堂之上慘黷無色乖氣致滋禍亂相尋此所關

係甚大不獨汝翥一身一官而已臣等輔理

無狀惶懼欲死亟用控陳彷徨待罪冀回

天聽於萬分一時急情迫言無序倫萬望

聖慈鑒裁臣等何任瞻仰謹具揭奏

聞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具見忠愛至意但林汝翥抗違

稱制恣肆狎躁先無人臣禮若不示懲難以儆後
本當下獄鞫問姑以從輕處了卿等不得申救
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乞休第六十五疏

奏爲臣病日深力已竭懇

恩賜放歸事臣因病乍截痰嗽可羞入夏以來爲暑熱所侵更以鬱火遂成悶結之患醫治不痊則緣多事轉益憂危病骨欲枯知餘生之無幾驚魂未定嘆百念之盡灰每誦昔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言黯然心折伏望

聖慈念臣曾有一日微勞寬其罪戾予以骸骨俾返故丘使臣得大就以禮善始善終免于顛越臣死且不朽臣之家人皆已移居城外只

臣一身孑然旅邸呻吟床褥殊可憐憫但
早放一日則受一日之賜若至萬不得已冒昧而
行臣罪滋大臣不勝哀鳴懇切之至奉
皇上旨覽卿奏知感著熱火鬱暫須調治其善自寬
紓勿復焦躁元老表正百官舉動中外觀望還
望勉留輔朕痊可即出愼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六十六疏

奏爲病臣時刻難留懇

恩俯賜允放事臣家已出城子身候

命復蒙

慰留蓋同官不肯擬放則

皇上雖有憐臣之心亦難遽允今同官亦皆知臣之必不可留不忍相強徒欲多一二疏以作體面耳夫臣之求去已三十四疏於同官之心已盡

皇上之眷臣者已至門面儘好看矣何必復竊之

于無所徃乎且臣一日不去則罪臣者一日

無已臣之心一日不得明其困苦殆甚于死

向

皇祖留臣至切閤臣移家出城隨即

允放令臣家已行

皇上獨不以

皇祖之憐臣者而憐臣乎如此而再不蒙

允臣亦當於城外候

命即傷殘體而累

皇仁亦不暇恤矣臣不勝哀鳴迫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具悉真懇卿前後疏請朕自然鑒裁

答同官何得慨專且

皇祖時請告各官候旨不下有徑自出城的卿為

元老素篤忠誠尚體朕心毋傷國體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七月初四日

乞休第六十七疏

奏為詞情俱竭苦求

允放事臣卧病乞歸已歷三時日日籲

天日日草疏雖借蘇秦張儀之舌作告哀訴苦之談亦將窮焉而無所措辭長安道上人人知臣之必去即同官諸臣相對未嘗不嘆臣之病苦可憐有惻然哀矜之意而獨不肯為臣擬允不知其何心也臣于閣事毫不預聞已半載矣纍纍然垂死之殘軀强之在此亦有何益往

皇祖時諸臣以不得

旨而去者甚多輔臣李廷機遂至徑行

皇上至仁體下大小臣工以病告者無不得請即

臣同官已有四人都御史鄒元標尚書鍾羽

正等皆不一二疏而即出城隨蒙

允放其杜門半載疏至三四十上獨臣一人耳臣

隻身病苦無可控訴故欲出居城外以就家

人而同官勸臣稍遲臣不得已於今早移至

僻靜處所少停一二日恭俟

命旨伏望

聖慈俯放臣歸使臣得徹被
天恩同於消臣是亦
聖朝一視之仁臣之感戴私衷尤萬倍者臣不勝
哀鳴迫切之至奉
聖旨卿輔相
皇祖冀歲
皇考以迨朕躬忠勤茂著中外具瞻朕倚毗正殷
乃連章求去近復移居候命堅意難移勉從所
請着加太傅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仍遣行人
護送馳驛歸里加賜銀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

紅紵絲坐蟒一襲地方官以時存問月給廩米五石輿夫八名稱朕始終隆眷至意卿宜爲國愛[illegible][illegible]俟召用該部知道

待請奏謝併辭　加恩疏

奏為感激

天恩於[illegible][illegible]悃併辭必不敢受之

照事該文書官邢隱儒捧出

聖旨卿輔相

皇祖[illegible]歲

皇考以迨朕躬忠勤茂著中外具瞻朕倚毗正殷

乃連章求去近復移居候命堅意難移勉從所

請着加太傅於一子與做中書舍人仍遣行人

護送馳驛歸里加賜銀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

紅紵絲坐褥一襲地方官以時存問月給廩米五石與夫八名俾朕始終隆眷至意卿宜爲國愛身佇候召用該部知道欽此又蒙

特恩加賜 臣 銀一百兩綵段六表裏大紅紵絲坐褥一襲 臣 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訖竊念 臣 以．介愚儒謬承

三朝寵遇卽捐糜此身未足爲報豈敢以私情屢瀆

天聽惟是年齡衰朽疾病纏綿分量有限伎倆已盡竊再三籌度終無分毫可補

國家浮沈尸素于心何安故寧剖情而去不敢
覬顏而留伏蒙
聖慈俯垂憐念既
賜以衰殘之骸骨歸老故丘復加以稠疊之
恩施遠踰常格蓋自來輔臣之去就善而眷寵隆
罕有及者天地能覆載臣而不能拯臣于垂
危父母能生育臣而不能全臣于末路兼之
者惟
皇上耳且臣在
皇祖時求去之切眷留之殷恩數之渥皆與今日

同以臣一身之去留係作

兩朝之盛事遭逢之奇尤振古僅見撫今思昔瑜其滂霈其銀幣蟒衣馳驛護送臣不敢辭君

太傅位列三公

國朝二百餘年文臣無敢居此職者固已萬無受理癸郎如延世之賞豈宜施于去國之病臣與廩之供實有愧于優賢之盛典既報輕而禮重將福過以災生此亦臣之反躬循分必不敢承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悲衷非有矯飾即容辭免以安愚[illegible][illegible]

令議者以

朝廷爲嘗恩愚臣爲鮮耻其亦大矣臣不勝瀝

懇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狀知道了卿再入政府官秩無加

茲晉公台用酬忠勤併廕子廕與俱有成命宜

悉朕意祗受勿辭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七月十二日

辭朝揭

爲辭

朝來查傳例告病官皆不辭

朝但臣受

皇上隆恩遠踰恒格若不一望

天顏而去於心何安特赴鴻臚寺報名于十二日

早黽勉趨進

而辭以盡愚臣之一念謹具題

知奉

聖旨覽卿奏而辭具見忠敬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七月十二日

再辭　加官廕子疏

奏爲
隆恩萬難自受懇乞再瀝微誠辭免仰祈
聖允事該臣具疏謝
恩併辭加銜廕子人夫月廩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再入政府官秩無加
茲晉公台用酬忠勤併廕子廩輿俱有成命宜
悉朕意祇受勿辭該部知道欽此竊念臣以老
病乞歸但得
聖慈垂憐賜以骸骨已爲厚幸乃

恩寵駢蕃隆天重地少有心胸能不慚愧故白金

帑馳驛護送外委不敢承今重奉

溫綸跼蹐無地謹仰體

聖意再受與夫月廩之

賜恩踰授粲終難逭乎素飱

寵賁懸車幸無勞于徒步里門生色丈老騰懽於

臣微躬萬分忝竊其加銜於了懇望

收回若以臣此番再入官秩無加則臣之官已至

盡頭去處原無可加成憲具存舊防難紊臣

豈敢干此大罪以貽笑于天下哉臣行年七

及覆疏催
聖明鑒允奉
聖旨朕以卿德望忠勞胥秋三事用示酬嘉乃連
章控陳情詞愈懇准辭免太傅成卿讓德膺子
原當符承玆止中舍更宜祗承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七月十五日

辭朝奏陳要務疏

奏爲

天恩難報敬竭愚衷仰祈

聖鑒事臣聞蓋臣之事君也不以身之去而忘社稷之憂明主之待臣也亦不以人之愚而忽芻菲之采昔有過逆旅者懷其一飯既去猶爲之洒掃庭戶以謝主人況臣受恩

三朝至隆至渥無可仰酬今歸伏田里遠隔

天顏永無抒忠之路所有犬馬下情寧能默默不一吐于

君父之前哉然亦不敢多言繁稱以瀆
聖聽惟將其最要最切必不容已者言之
皇上一身天地
祖宗臣民之所繫屬也其關係何如養身之道莫
善于寡欲寡欲則心志清明筋骸強固非但
延年亦可廣嗣故聖人著訓亦曰少之時戒
之在色

皇上春秋鼎盛情竇方開邇日
天顏似微清減寡欲之義萬不可不留神也君臣
之分雖尊卑隔絕然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君

爲腹心臣爲手足一體相關無分彼此
皇上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謂厚矣近因
陳奏煩多致干
聖怒旨意屢震
駕帖頻傳以數十年不行之廷杖三見于何日之
間葛燝巳下林汝翥汪文言亦將就斃雖言
者不無過激而論以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
多矣長此不巳將至上下相猜政事阻格姦
雄夷狄聞之且復生心昔苻堅欲寇晉其臣
諫阻曰晉雖僻處江南然君臣輯睦尚未可

圖故內釁不生則外釁不足患也臣願
皇上當多艱之日深懷一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
言者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其以前譴謫
如王紀文震孟等盡
賜召還而群臣亦仰體
聖意凡有論奏務平務實務婉務明勿以忠愛之
心而過爲激昂之說勿以藩籬之見而輕開
禍釁之門至于內庭近侍諸臣朝夕左右中
間周有調護勤勞外廷所不及知然但能挽
同

聖心力行善事一時雖不見亮久當自明卽人不能明天地鬼神亦能明之歷觀漢唐以至

國朝中官之邪正忠惡判然青史並未嘗枉却一人如必以憤激之心作快意之事彼此紛拏終至決裂而愈無以自解于悠悠之口矣此臣之所忠告于內外之諸臣者也自古禍亂之生多起于凶歲以民旣窮餓無聊非爲盜賊不足救死綠林之嘯聚黃巾之橫行皆此類也今歲江南洪水爲災數十年所僅見

國家財賦之區盡化爲馮夷之窟而山東地方

復苦荒旱瘡痍未起溝壑又填此非大破常格勞來拊循必無以安民心而弭禍亂臣前後備員綸扉見東南之民最苦織造地方官時時爭論極費處分當此災傷之極必復陳請誠得

早沛綸音擇其可緩者暫停一二年亦收拾人心之一道也

國家財力半竭于邊陲臣在政地封疆無警計臣猶蹙額攢眉莫知所措然尚有兵工太僕寺可以借其後各藏俱空專靠內帑往者無

諭即臣任事二年所請帑金至六七百萬今
內帑亦竭矣而東西之役未休顛倒之虞日
甚竭天下以奉一隅猶苦不足臣不知戶部
何以支吾廷臣亦遂恬然不復談及臣恐事
窮勢極有不止於脫巾鼓譟而已者
皇上自為
社稷計與中外諸臣為
皇上計亦不可不亟圖也三代以來天子親衛之
兵皆列于禁城之外唐雖使內臣為神策中
尉然其所領猶外兵也自遼左失事

九重戒心乃擇中官之徤者爲兵逐日訓練銃砲

之聲徹于遠近古稱軍容不入國況宮庭之

內肘腋之閒豈宜有此 臣 知在今日必無可

虞而在他日實有隱憂

皇上既許謁

陵後罷去 臣 何敢復言但謁

陵之期遠近未卜似宜權時暫解免其操閱俟

聖駕展謁時再行演習未爲晚也以上數欵雖人

所共知而實則國家精神命脉治亂安危之

大幾畢繫于此 臣 自度昏庸衰老力不能爲

恐負誤國之罪不得已而去去而不恐不言

所望

皇上自愛其身而又與羣臣通為一身羣臣亦皆

以

皇上為身

宮府內外俱俱無猜自此以及四海九州疾痛

痌癢無不相通關節脉理隨處周流天下事

乃可為耳若西南土酋終不能大肆督臣才

自足任東事則關內外防禦俱已備飭奴必

不敢深入而毛文龍又牽掣廿設亦是一奇

此皆輔臣承宗拮据料理之力真可謂勞苦
功高臣書生也莫效一籌不敢擲言又私心
所憂內甚于外故敢陳其愚慮如此要皆早
之無甚高論如蒙
聖明俯垂採納臣之去勝于留爲萬矣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忠悃關切朕躬的知道了內外
大小各官朕豈不一體軫念但肯安靜盡職何
煩督責你用諸臣還候旨行各處災荒全在地
方官加意撫恤織造已減免多遣兵餉發帑太
多自當省長議處內侍儀論已刪卿皆廷閣廷

係心軍國諸所條奏一一嘉納次第酌行用副

卿惓惓獻替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七月十[illegible]日

到家謝　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前後綸扉叨濫多年罪愆深重伏蒙

皇祖

皇考

皇上曲賜優容加以寵眷頃緣老病衰頹馳章無

力連上四十疏乞歸復蒙

聖恩矜憐

賜允錫賚駢蕃遠踰常格又遣行人臣呂邦瀚送

臣到家臣以天啓四年七月初九奉

命十二日
陛辭出京從水路而行惟山東地方以有儀民
之警撫按官遣人護送出境餘皆安行無恙
沿途所知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抵家故舊親
知皆爲臣歡喜臣爲言
聖主寛仁體恤下私故得生還且
恩禮隆渥德意勤惓大非始願所及又莫不舉手
加額頌
如天之德慶臣之遭逢焉方臣在道路病患稍痊
每逢知交猶能從容譚笑扶曳行遊自入里

門白病俱作痔瘍溺血腸胃如焚且腰足脇痛每一移步輒須人扶又臣妻一品夫人俞氏以臣疾及奄忽淪亡臣扶病哭妻情緒愈惡覩此形勢若非
聖慈蚤放必至顛危狼狽歸骨何時與言及此輿
感激
天恩斷結難報抵家之日即欲遣人奏
謝緣病困綿延兼見變故蓋踰兩月始能力疾
草疏伸此下悃伏願
皇上深恩

宗社大計保重
聖躬清心寡欲使
精神完固
玉體康强以仰答
祖宗在天之靈下慰四海臣民之望是亦愚臣惓
惓之一念也至于時事則臣已入山一切不
聞又病苦餘生旦暮待盡何敢饒舌臣不勝
骨肽感悚之至謹遣義男葉貴賫
奏以
聞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覽內夫人病故朕心惻

然著查例從優議卹該部知道

天啓五年四月初九日

辭慶陵加恩疏

奏爲

恩命難承瀝誠辭免事臣于本年六月内接得吏

部咨文以

慶陵工成蒙

恩加臣上柱國廕一子尚寶司司丞

賜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給與應得誥命臣不勝

感戴不勝惶悚竊念臣待罪綸扉前後十八

年叨承

三朝恩遇委無尺寸微勞可以報稱去國之後累

被人言皆當臣罪賴
聖恩矜宥曲賜保全臣惟省躬引咎頂戴
鴻慈偷息林泉幸逃誅譴以毋傷
皇祖
皇考與
皇上知人之明待舊臣之禮而已敢有覬覦至于
陵工竣事實惟
皇上孝思純篤與百執事奔走勤勞臣未嘗有分
毫之力豈敢靦顏冐昧叨玆
厚賞除金幣祗領到迄

闕叩頭祗領外其七柱國稺子伏乞

聖慈鑒臣懇衷即

賜收回以安愚分臣家在海上去京師六千餘里

道路艱難延遲日久統望

聖明垂察臣不勝悚息顒祈之至謹道[illegible]捧

齎

奏以

聞奉

聖旨卿三朝元輔數載勤勞陵工加恩出自彝典

宜即祗受不必辭該部知道

天啓五年十月初一日

謝予妻祭塟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臣以蒙

恩恤謹具奏陳

謝因及臣妻之變奏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疏內夫人病故朕心惻

然著查例從優議䘏禮部知道隨該禮部覆上

奏

聖旨一品夫人俞氏准照例與祭仍加祭一壇造

墳安塟臣闔

命自天感
恩無地竊念 臣 少而貧寒弱冠未婚邑令許夢熊
爲 臣 婚娶 臣 妻年十六歸 臣 從 臣 仕宦將四
十年 臣 在綸扉得受一品之封
慈聖皇太后上仙 臣 妻入
宮哭臨伏蒙
皇祖遣中宮慰問特加賞賜時 臣 方迫切乞休中
官傳
上意令 臣 妻留 臣 臣 妻哭泣哀祈感動
天聽未幾 臣 遂得同歸共居林下八年 臣 奉

召出山臣妻不能從將時貽書勸臣蚤歸臣亦六
十餘疏哀鳴陳乞蒙
恩允放抵家與臣妻衛聚首三月乃始長別是臣
妻之遭遇
三朝備承
恩寵殆與臣同臣自審庸愚叨濫已過豈敢復以
閨閣私情仰干
隆典不謂
聖慈之曲軫頻煩
溫旨之下頒俎豆之馨既上勤乎

宸藻寵賚之貴又仰給于公家在

命巾爲特恩誠女流所僅見光施存沒寵倍尋

常毋論臣感今思昔不覺涕零即臣妻九原

有知亦真愧銜結之難報矣臣不勝感戴惶

悚之至謹遣義男葉舉齎

奏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五年十月初一日